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云间派文学研究



刘
勇
刚
著

云间派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个地域性、家族性特征十分突出的文学流派，诗学以汉魏盛唐为圭臬，词学则胎息花间南唐北宋。其在实学精神召唤下，又能挣脱复古之枷锁，师心重情，刺讥现实。

本书第一次对云间派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论述过程中既注重对流派的整体把握，又突出个案之研究；既呈现出抽象的理论思辨，又流露出深沉的感性体悟。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云间派文学研究

刘勇刚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间派文学研究/刘勇刚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2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5893 - 2

I. 云… II. 刘… III. 文学流派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005 号

书 名 云间派文学研究

著 者 刘勇刚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893 - 2

定 价 58.00 元

序

陈书录

正当“河上秋风雁几行”(李梦阳《秋望》)之时,从北方大连传来消息:我期待已久的刘勇刚的博士学位论文《云间派研究》终于修改定稿,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欣慰之中又颇多联想。

勇刚与郦波是我于1998年担任博士生导师后所招收的首届博士生。进校后的第一次上课,我就与勇刚、郦波重温程千帆先生的“敬业、乐群、勤奋、谦虚”的师训以共勉:一是敬业。据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①也就是说,敬业谓专心学业。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时处处有一种巨大的诱惑。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与清贫,坚定信念,把握方向,专心学业,“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求实中不断开拓,把自己培养成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不断创新的人才。二是乐群。所谓“乐群”,就是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学问上相互切磋,创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同时,要踊跃地参加相关专业的学术报告会和学术活动,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更大的范围内切磋学问,开阔眼界,扩大视野,及早地走向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三是勤奋。韩愈在《进学解》中有两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人们也常说“勤能补拙”、“勤则艺精”。三年的学习生活,有许多书要读,有许多事要做,要学有所成,惟有勤奋。决不能在懈怠中落伍,而是要在勤奋中大踏步地前进。四是谦虚。谦虚,是一种美德,也会使人受益一辈子。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只有转益多师,才能融会贯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惟有虚怀若谷的气魄,不断学习,不断攀登,才

^①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六。

能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学术境界。

在敬业、勤奋等方面，勇刚在他那一届同学中是屈指可数的，他在勤奋读书、深入思考中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确定为《云间派研究》。云间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段：崇祯及其后的南明年代。在这个明王朝崩溃与遗民活动的时期，在这个分崩离析、血火交迸的年代，民族矛盾相对上升了，阶级矛盾相对下降了，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审美心态呈现出特殊的形态，更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云间派具有区域特色。云间，是古华亭（今上海市松江）、松江府的别称，因为西晋陆云（字士龙），家在华亭，曾对客自称“云间陆士龙”（《晋书·陆云传》）而得名。松江（云间）北临长江，西有太湖，南与杭州湾相连，在反清复明中是重要的战略据点，涌现出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等抗清志士。松江还是明清时期的“重赋”之地。早在中唐时韩愈就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①，明中叶的大学士丘浚在《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中进一步指出：“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松江不仅“商贾辏集”，而且“文儒辈出”^②。例如，明中叶以后，松江（云间）出现了陆深、莫如忠、莫是龙、陈继儒等一批书画名家，人称云间画派，而董其昌是云间画派的一代宗师。云间派具有家族性的特色，此地名门望族云集，而且名门望族是云间派创作群体的核心，云间派中的宋徵璧、宋徵舆、周茂渊、周立勋、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杜麟征、杜登春、徐孚远、李雯等都出身名门望族。云间诗学词学呈现家族承传之宗风，如绵绵瓜瓞。云间派包括诗派、词派，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两个方面都有特色，并且拥有男性文学群体与女性文学群体，后者如柳如是、夏淑吉、夏惠吉等。其实，研究云间派的意义，不仅因为云间派在时段性、地域性、家族性与文学流派交叉、互动中显示的特殊价值，而且还因为其在明清之际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演进中的特殊地位。关于云间词派在词史上的影响与地位，龙榆生说陈子龙“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③，而且在明词衰微的背景下整个云间词派是清词中兴的转捩点。关于云间诗派，也应置于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明

①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第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见崇祯《松江府志》卷三、万历《青浦县志》卷二。

③《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陈子龙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代诗歌发展史中加以考察。明代诗歌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是师古复雅,一是师心尚俗。后者突出的代表是公安派、竟陵派。前者之中,明初刘基、高启等为师古复雅的发轫期,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沉降期,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为回升期,前后七子为师古复雅心态的膨胀期,他们在格调层面上的复古模拟之风往往掩盖乃至损害写真尚实的精神。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忧时托志、尚实写真、古朴浑雅的思路,是明代古典诗歌中现实主义的整合期。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严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现实,还有那空谈误政、空谈误国的血的教训,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尚实才能救国,也只有尚实才能挽救文风。因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在文化心态中将“通今”、“实用”等时代新风与“救时”、“经世”等忧患感、责任感融为一体,在审美心态中熔师古复雅与“忧时托志”^①于一炉,将古典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标志着明代诗坛上复臻古雅、写真尚实思潮的最后一个高峰。勇刚在20世纪末将博士学位论文确定为《云间派研究》,不仅有利于以此为突破口,拓展明清区域文化、家族文化及性别文化与文学流派的交叉研究,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勇刚的博士学位论文《云间派研究》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博士毕业之后,勇刚又到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深造,在从事博士后课题“明末文人与党争”的研究中,不断发现新材料,产生了新观点,从而对博士论文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与增补,形成了学术专著。云间有画派、书派、诗派、词派之分野,为了突出云间派的文学品格,他将专著定名为《云间派文学研究》。因而,这部学术专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第一,既注重对流派的整体把握,又加强个案研究,并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云间派文学研究》从宏观上呈现了一个浑然一体的云间派,突破了以往限于“云间词派”或“云间诗派”或“云间三子”等局部性的研究,突出了云间派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上的多面性、整体性。《云间派文学研究》一方面分别从云间地域与名门望族、云间幾社的实学精神与经世之文、云间诗学、词学等方面,对云间派进行整体研究,另一方面又分别对陈子龙、夏完淳、柳如是、李雯、宋徵舆、宋徵璧、周茂源、周立勋、周纶、周稚廉、王广心、王頊龄、王九龄、王鸿绪、彭

^①陈子龙《六子诗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七。

宾、徐孚远、蒋平阶、董俞、钱芳标、田茂遇、计南阳、吴骥、吴易等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特别选取了陈子龙、柳如是、夏完淳三位作家,予以专章论述,既显示流派内在师承特点,又体现性别之分。柳如是是位才女,《云间派文学研究》与众不同的是将柳如是放在云间派这个文学集群中观照,视角独特,彰显流派特点。

第二,不虚美古人,不苛求古人,独立思考,独抒己见。《云间派文学研究》在肯定云间诗派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也批判了云间诗派缺乏异量之美,峻拒宋诗。这是云间派理论上的一个盲点。该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云间词派重新确立了词的品格,给这一沉晦已久的词体注入了真挚的情感,为清词中兴赢得了契机;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它对清词流变带来的若干负面影响。云间词派以南唐北宋为圭臬,实际上是一种复古思想。在复古中求新变,复古当然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就终极意义来说,复古不能与创新同日而语。云间词派的复古思想影响到清人,清词流派也染上了复古思想。朱彝尊的浙西词派、陈维崧的阳羡词派虽一宗姜夔,一宗苏辛,但都是复古,未能独步于古人之外。文学贵在创新,而清词在宋人的圈子里打转,所以只能是“中兴”,而不是超越宋人。清词中复古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是云间词派带来的。云间词派开启清词,连同它的复古思想一并传给了清人。再如论述柳如是,《云间派文学研究》并没有一味地偏爱她,对她也有针砭之词,如南明时期她陪同钱谦益交通阮大铖,尽管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为她曲意回护,但《云间派文学研究》依然认为这是她的“白圭之玷”。在论述柳如是虞山时期的创作,亦基本持否定态度。书中写到:“柳如是人生的‘金屋’已经找到了,一切归于平静,她不再企慕什么了,浪漫的诗神也就飞走了。”其他对李雯、宋徵舆的评价也都是有褒有贬,并不盲从权威的论断。

第三,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云间派文学研究》在文献考据上下了一番功夫,如对“云间三子”唱和时间及其《幽兰草》版本的考索,匡正了宋徵舆《蝶恋花·秋闺》一词的意旨,在流行的“比兴寄托”说之外另有新解。再如考证《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出自李雯之手,亦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又注重实地考察。勇刚曾两次到松江陈子龙墓前凭吊。荒郊野外,他一个人伫立在陈子龙墓前,发思古之幽情。他又到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常熟柳如是墓凭吊。他想与九原之下的魂灵对话,复活他们的性灵。实地考察获得的情感体验远远超过书本上获得的印象。司马迁写《史记》便采取了实地考察与文

献收集相结合的方法。《史记》文风疏荡,颇有奇气,乃得江山之助。《云间派文学研究》是一部学术论著,虽然没有什么“奇气”,但实地考察加深了文本的解读,也增添了一份感性体验。

第四,既有抽象的理论思辨,又有丰富的感性体悟。《云间派文学研究》将云间派放在明清交替的大环境中,以历史的、文化的、美学的、心理的多元视角加以观照,力图发掘出云间派文学的思想内蕴与审美价值。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文学史。云间派拟古与尚实的关系,英雄主义精神与崇高美等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构亦是有启发的。在理论思辨中往往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有时适当地列出图表加以展示。比如云间名门望族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书中的表格一目了然。云间派如何摹拟前后七子的呢?说得再多,还是比较模糊的,列出一些表格,举出一些数据,便一目了然,眉目清楚。勇刚喜爱旧体诗词创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解读作品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我的情感体验,往往给人一种“纸上”没有的别材别趣。如论述陈子龙时指出:他的诗融英雄柔厚之美于一体,沉郁苍凉,又绮艳动人,既显现了一种英雄人格,又潜藏着一种名士风流。这种审美判断就不纯粹是形而上的,而是融入了作者的创作体验。再如阐述柳如是诗词创作,作者从“杨柳”意象入手探索她的情感世界,就较有深度,也有灵性,对她感伤、自恋、憧憬的复杂心态,阐发得丝丝入扣,妙绪纷披,这在书中《金明池·咏寒柳》一词的解读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云间派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课题,明清区域文化与文学流派的交叉研究更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与勇刚共勉之。

丁亥年“河上秋风雁几行”之时

前言

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①，说的虽是常州，但却道出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带有共性的原生态生长情状，即文人创作有鲜明的家族特点、地域特色及流派意识。“名士部落”体现在文学活动上往往就是文学流派。反言之，文学流派往往也就是名士的大小“部落”。既称“部落”，那么就涉及到家族、地域问题。任何文学流派都多多少少带有家族性、地域性特点。伴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中国文学的流派趋于多元化，与乡邦文学结缘也越加明显。而所谓乡邦文学正是以家族关系、地域人文为基础的。乡邦文学的特点在明清文学的流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大的文学流派往往能从一隅之地走出来，左右时代风会，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潮。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与其他文学流派交流、碰撞，并以流派群体的创作实绩超迈群伦，独领风骚。

明末乡邦文学呈现为三大文学流派：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就以云间派称首。天下文章在云间。这一文学流派，既集明代复古文学之大成，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达到了师古尚厚与写真尚实的有机融合，对清代暨近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幾社与云间派

云间，乃松江之古称。西晋时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②，松江古称云间，首见于此处。松江又旧名华亭。“华亭”一名与陆逊有关。东汉末建安二十四年（219）吴陆逊以从吕蒙克蜀公安、南郡之功，径进领

①《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新1版。

②《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

宜都太守,封华亭侯^①,华亭始进入史志。唐天宝十年(751),设置华亭县治,元至正十四年(1354)升为华亭府,次年改名松江府。明清两代,松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

明代崇祯年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大明王朝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东南一带有正义感、忧患感的士大夫承东林余绪而创立社团,讥评时政,复兴古学,以文章气节倡于天下。影响最大的即娄东张溥为首的复社和云间夏允彝为首的幾社。据杜登春《社事本末》记载:“复社”之“复”取“剥穷而复”,“兴复绝学”之义。“幾者,绝学有再兴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义也。”^②杜登春对幾社之“幾”解释得过于简略,这里不妨溯其源,并略加征引。幾社之“幾”乃出自《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知;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韩康伯注:“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幾’。”孔颖达正义:“‘幾’者,离无人有,是有初之微。”《系辞下》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韩注:“幾者,去无人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孔正义:“‘幾’,微也。……事物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幾;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幾也。幾是离无人有,在有无之际。”综合上说,钱鍾书先生对“知幾其神”作了精确的阐发:“‘知幾’非无巴鼻之猜度,乃有朕兆而推断,特其朕兆尚微而未著,常情遂忽而不睹;能察事象之微,识寻常所忽,斯所以为‘神’。”^③

幾社之“幾”又近取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东林会约》“审幾”之训:

审幾云何?幾者,动之微,诚伪之所由分也。本诸心,必征诸身;本诸身,必征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会,愿反而观之,果以人生世间,不应饱食暖衣,枉费岁月,欲相与商求立身第一义乎,抑亦树标帜、张门面而已乎?果以独学悠悠,易作易辍,欲相交修互儆,永无退转乎?抑亦慕虚名、应故事已乎?由前则一切精神用

①《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②杜登春《社事本末》,清抄本。

③钱鍾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44—45页。

事也,由后则一切声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熏相染,相率而入于诚矣,所以长养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声色用事,人亦以声色赴之,相熏相染,相率而入于伪矣,所以斫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其斯之谓欤?是故君子审幾之为要。^①

那么幾社之“幾”的特定内涵是什么呢?质言之,“幾”就是实学救国之幾,就是经学通于政事之幾。幾社在学术上注重实学,意在“极深而研幾”,开物而成务。文学上则以复古为标榜。幾社之“幾”所潜藏的实学精神决定了云间派诗学必然具有写真尚实的当下精神。夏允彝等人以“幾”名社,实际上暗示了社事之走向。复社与幾社以东林后劲自许,两社对峙,分任社事,欲“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以上副崇祯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②。但复社广通声气,笼络士子,以社局把持朝局,是一个政治集团^③。而幾社则“惟恐汉宋祸苗以我身亲之”^④,有意识地提防朋党政治之苗头,因而政治色彩相对比较淡薄。云间幾社基本上是一个以当地清流文人组成的文学集团。

幾社的创立者有六位,即夏允彝、陈子龙、周立勋、杜麟征、徐孚远、彭宾,被称为“幾社六子”^⑤。陈子龙与李雯、宋徵舆齐名,号称“云间三子”。其中文名最盛的是陈子龙,他不仅是幾社的领袖,也是复社后期的领袖。云间派主要就是以幾社胜流为基础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或文学流派。

以幾社为基础的云间派影响甚大。李雯《蓼斋集》卷二十三《别家徂秋苦忆社中诸子》七律以自豪的口吻写道:“天下雅人推我党,樽前雄语定相持。”周茂源《鹤静堂集》卷二《别彭燕又》七古云:“忆昔人文全盛时,家分瑶草户琼枝。意气拚将倾北海,宾朋不复让南皮。伯仲之间徐与夏,陈李参盟霸天下。”周立勋《感怀》其五云:“当年文社亦纵横,结客论心旧擅名。百代雄风归吾党,三吴落日照孤城。”周立勋玄孙周京《符胜堂集·序》回忆幾社的风流文采云:“云间幾社之兴,先高祖与陈黄门、夏考功诸先生实为倡首,用名节相砥砺,一时人

①《东林书院志》,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二,21—22页。

②④⑤ 杜登春《社事本末》,清抄本。

③关于复社的社会政治活动,可参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七《复社始末上》。

士翕然从之,若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迄于今流风遗韵尚有存者。呜呼,盛矣!山川光气钟为伟人不世之姿,累累而是,岂沾沾工鞿帨以争雄于天下哉!然而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自有不可得而揜者,故其文章之美,照映胜代季年,在前辈宗匠已有定论。”

云间派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云间派有着明确的文学纲领(崇儒复雅,写真尚实,忧时托志);第二,云间派文学有执牛耳之巨子(陈子龙);第三,以云间著姓望族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带有乡邦文化特点的创作集群(李雯、宋徵舆、夏完淳等);第四,这个文学集群有着大致相同的审美取向和文学风格。云间派形成于明末,延续至清初,既为明代古典主义文学划上了句号,又对清代文学的中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明清文学嬗变之际,云间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尤其是“启后”的意义值得大写一笔。云间派在抒情艺术上走的是古典主义道路,但它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云间诸子蒿目时艰,并投身到实际的抗清斗争中,从残酷的现实中获取的情感体验使他们在创作时无暇顾及刻板的诗法、文法,冲破了复古的理论裹束,从而写出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云间派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优孟衣冠”的表象。透过古典的外壳,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性灵。他们的性灵与公安、竟陵倡导的性灵又有所不同,包涵着一种崇高美。

值得注意的是,陈子龙超越七子而直接盛唐,以高华劲健之笔,写沧桑之变,苍浑绮丽,相得益彰。夏完淳的诗歌也有类似的风格。

除了陈子龙、夏完淳之外,李雯、宋徵舆的创作也各具特色。李雯的诗雅洁深稳,宋徵舆的诗聪俊秀丽,均堪称作手。但李、宋两人缺乏陈子龙充沛的情感、沉郁的忧患意识,因而他们的作品诗艺可称,内在的生命力不足。李雯尚有忏悔之情,形于吟咏,不无感人。而宋徵舆仕于清朝,恬然无耻,入清后诗多粉饰应酬之作,人品诗品鲜有足观。“云间三子”,论品格、才华、胸襟,宋、李俱不能与子龙相比。宋徵舆算是有慧根的人,但只是以聪明胜人,与大气包举的神童夏完淳放在一起,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云间派后期尚有周茂源、田茂遇、董俞、钱芳标、吴骥、王澐等,均能传云间派之宗风,并且时有变化,显示出演进的轨迹。

二、云间派研究综述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文学流派,云间派颇受后世关注。但这种关注有严重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只选择大家,而忽略其他成员;二是缺乏系统观念,或只注意云间词派,或只论述云间诗派,或只考察云间诗学,没有将云间派视为一个浑然的整体,即便将云间派视为整体,也往往泛泛而谈,显得肤廓。所以,迄今为止,关于云间派整体研究的专著,还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云间派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

一. 云间词派研究。严迪昌《清词史》辟专章《云间词派及其余韵流响》对云间派的成就、特点、影响作了较深刻的论述。作者一反前人推尊云间派的观点,而对云间派提出了批评。龙榆生先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興之盛”^①,这个论断广泛地被词学界所接受。严先生不以为然,他说:“事实上,指出云间词派与近三百年来词风演变的关系是必要的,认定陈子龙开清词‘中興之盛’则不甚吻合史实。”严先生对陈子龙及其云间派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他对云间派回归南唐北宋的复古倾向不满,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创新。严先生独立不迁的学术品格是值得赞赏的。关于云间词派的成就、影响还可以进一步地探讨。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一书第六章《清词流派的发展状况及其文化特性》,将云间词派列为清词的先导,看到了它对清词中興的开启之功,并且注意到了云间词派与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间交叉感应、互相更替的关系,目光灼灼。他对云间词派的缺点也看得十分清楚:“云间词派,虽然对明代词风有所反拨,但在实际创作上,仍然未能摆脱明词模拟《花间》、《草堂》余风。”持论可称公允。

美籍学者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的诗词情缘》一书以陈子龙、柳如是的唱和诗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唱和诗词内蕴的诠释,揭示了陈柳唱和对清词的重大影响。并且指出陈子龙的词融“艳情”、“忠国”于一体,意内言外,是对楚骚“美人香草”的继承,提高了词的品格。这本书肯定了陈子龙与云间词派振兴词学的贡献,她从陈子龙香艳词的背

^①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陈子龙小传》,4页。

后觐见忠国情感,尤为具眼。但书中陈柳唱和影响了清词的方向这个论断似乎有所拔高。书中诠释陈柳词有些地方也失之琐碎。

孙克强的《云间词论在词学史上的贡献》与《清词的南北宋之争》这两篇论文对云间词论的探讨较有深度。他认为云间词派的理论与创作挑起了清词的南北宋之争,拓宽了词人的视野,使词学走向了广阔的空间。

张仲谋《明词史》梳理了明词之流变,对于确立明词之品格有极大意义。第七章《明词的辉煌终结》对云间词派作了高度的评价。但仅仅以“洗尽铅华,独标清丽”概括陈子龙词是不够的。国变之后,子龙《湘真阁存稿》颇多“香草美人”之寄托。

二. 云间诗派研究。朱则杰《清诗史》对陈子龙及云间诗派作了专门论述。与严迪昌一样,这本书将云间诗派放到清代来讲的。作者对陈子龙的诗歌特征把握较准,对云间派的历史地位也讲得较公允。除了陈子龙之外,对李雯、宋徵舆、夏完淳的诗歌也都有评述。限于篇幅,对云间派的其他诗人如徐孚远、宋徵璧、田茂遇等都付阙如。云间派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或明或清,无所不可,但陈子龙放在清诗序列中不合适。时代虽已进入顺治年间,但陈子龙并不奉清代年号,在他的心目中,他还是明朝人,所以把他放在清朝,实在是违背了他的心愿。九原有知,当不能平静。他的友人方以智《哭卧子》诗云:“文章自小夸司马,名字当今比卧龙。一死泰山于汝毕,再生苗地为人佣。”^①末句用《史记·陈涉世家》的典故设想陈子龙复生于清人统治之下,当再举抗清义旗。近代南社诗人柳亚子《题陈黄门集,次巢南韵》^②诗云:“敢言处士负虚名,不见臧洪喋血盟。荡虏无成拚一死,寒潮呜咽恨难平。”(其一)“不堪三百年来事,一代人才入网罗。莫话新朝纶綍好,鬼雄地下恐操戈。集为青浦王昶所辑,冠以清乾隆朝赐谥制书,恐非公意。”(其二)虽然清廷赐号“忠裕”,但绝非诗人所能接受。况且云间派崇奉明代前后七子,他们的诗风还是明代诗风。

严迪昌《清诗史》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论及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肯定了云间诗歌的真情,认为“云间派的成功在于承沿‘七子’诗体形式美的外壳,既加以丽

①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遗民卷356页。

②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初集卷六73页。

泽,又充实以实情真气,从而使诗的本体获得活力。”但同时批判了云间派的艺术偏颇和排他性。

廖可斌《明代复古运动研究》一书将云间派放到明代“复古”的宏观系统中加以考察,认为云间派的诗学与诗歌创作是“第三次复古运动”。从明代的复古情况来看,前七子、后七子算第一、第二次复古运动,云间派作为第三次复古运动是符合实情的。此书对云间派的复古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认为云间派回归古典,诗学观是落后的。廖著对云间派的复古诗学有独到的见解,对陈子龙、夏完淳的创作实践也有入情入理的审美体认。他也注意到了云间派对传统诗学的突破。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陈子龙、夏完淳等长歌当哭,一任性灵的流淌,激情之水冲去了“复古”的霉味。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和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都辟专章对云间诗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张著的阐释尤显功力。对云间诗学的复古与通变,古典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都有切实的探讨。并且注意到点面结合,不作浮面的描述。孙著深度不及张著,但也较有特点。他将云间诗学放到“晚明社事与文社诸子的兴复古学”这个大的背景中加以全面的论述,对云间诗学的文化生态和生成条件有较深的阐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一书虽不是研究云间派的专著,但通过陈柳因缘以及柳如是与幾社胜流的交往唱酬,展示了明末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书中对柳如是的性情才艺、身世经历的考证极为精审。柳如是属于云间派文学家。这一点往往为文学史家忽略。柳如是的《湖上草》自署“云间柳隐”,说明她是把自己视为云间人的。从她的创作上来看,她走的是复古的路子,即宗汉魏盛唐。因而视为云间派是不错的。不过,柳如是归虞山钱谦益之后,诗风有所变化。钱谦益师法颇广,对宋诗亦颇多染指。柳如是的诗学在钱氏的影响下渐对宋人有所取法。因而后来柳如是的诗有老成瘦硬之风,合唐宋于一手,突破了云间派教条主义的束缚。陈寅恪对柳如是的评价有些过高,这是应该注意的。陈寅恪的士大夫心理也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对钱谦益有溢美之处。

三、云间派重点作家研究。云间派的杰出人物是陈子龙、夏完淳,因而后人对他们的研究是最多的。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对陈子龙的一身经历有生动准确的描述,对子龙的才华、品格及历史地位都有公允的评价。陈书录师《明代诗文的演变》以陈子龙为典型,将他的诗学与创作概括为“充实与古雅融合的审美追求”。书中指出:

“由竟陵派的‘幽情单绪’，奇奥冷隽，转变为陈子龙等人的崇儒复雅，‘忧时托志’，其文学外部的动因，主要是明末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民族意识的回归；其文学内部的动因，主要是竟陵派及末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论断是极为准确的。明末云间派为何兴起？为什么走复古之路？这的确有其外部和内部的动因。书中还分析了陈子龙文学思想的主要内涵是：（1）以“忧时托志”为“诗之本”；（2）“虽颂皆刺”——以“导扬物美”而“刺讥当时”。陈著将陈子龙放在明末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下，从而对陈子龙师古复雅、忧时托志的诗风作了合理的阐释。夏完淳是一个超常儿童，早慧早熟。英锐之气与老成诗格相反而相成。柳亚子先生十分推崇夏完淳，其《磨剑室诗词集》吟咏完淳其人其诗达二十余首，慷慨倾慕，一唱三叹。他吟咏完淳的诗可以看作论诗绝句。郭沫若的《南冠草》是一部描写南明史事，以夏完淳为主角的优秀历史剧，歌颂了夏完淳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扩大了夏完淳的影响。此外，郭老研究夏完淳的传记也颇有学术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错误，如他认为夏完淳加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就是露骨的阿好。研究夏完淳最见功力的著作是白坚先生的《夏完淳集笺校》。白先生罄一生之心血，完成此书。书中对夏完淳的经历、诗学、诗艺均有精细的考订和细致的分析。这是目前有关夏完淳最完备的本子。

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是研究“云间三子”的专著，此书主体是作家论，心思较为细密，对“云间三子”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交游等皆有细致的论述。

四. 文献整理。云间派作家人数众多，卷帙较繁，要收罗完备，颇为不易。有为数不少的集子尚未寓目，更谈不到流通了。有些集子是善本，尚未见点校、影印。已经笺校或影印的本子主要有：《陈子龙诗集》、《陈子龙文集》、《夏完淳集笺校》、《柳如是诗文集》、《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馀》等。文献整理工作做得是不够的，尚局限于大家。云间派多数作家的集子尚未经发掘。而且云间派作家散佚的作品不少，尚有待于发现。

总起来看，云间派研究及其文献整理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是云间派理论的阐发，还是云间诗派、云间词派的疏理与品鉴都有独到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没有将云间派放到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没有注意到它与竟陵派、公安派、七子派之间错综复杂，有吸收有排斥的关系。将云间派与竟陵派、公安派

对立起来,忽略了它们彼此之间相反相成的地方。二是没有从交叉的视角看云间派诗词创作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云间派理论与创作之间有一致之处,有分裂之处,有创作突破理论之处。如云间派排斥南宋词,但在创作上有与南宋词相合之处。云间派作为复古流派,与前后七子相比,有前进的地方,像现实主义精神与古典诗学的结合;有倒退的地方,陈子龙等人峻拒宋诗,则是理论上的盲点。这一点他不如前辈王世贞,王世贞晚年好宋诗,对宋诗有了新的认识。诗学见解的褊隘,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倒退。三是缺乏全局贯通眼光。云间派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流派,呈现出百花齐放、群星璨灿的特点,而目前的云间派研究则把目光集中在少数的代表作家身上,而对其他较有特色的作家则漠然视之,如李雯、宋徵舆、徐孚远、钱芳标、田茂遇、董俞、周茂源等,除了几种选本中选几首他们的作品外,专门深入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是亟需打破的。

综上所述,云间派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三、研究方法 with 文献征引

在进行这个课题之前,我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思索,并很快投入了尝试。这些方法并不是我的创获,而是总结了前人及当代学者的治学之道,当然也溶入了自我的体验。归纳起来看,约有以下数端:

一. 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的交叉。云间派是一个有着明确审美取向的文学流派,它与前代的七子派有着交叉传感的关系,与同时代的竟陵派、公安派有着交叉刺激的关系,本身内部即作家个体也存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指归的融合与矛盾等问题。创作与理论的交叉是客观存在的,只有以交叉的眼光去审视云间派,才能逼近作品本体。云间派走的是七子的复古道路,但与公安、竟陵又有着相反相成的关系。这在陈子龙的诗中就有所体现,既有迈往凌云之气,又显得幽深孤峭。

二. 把握文化心态与审美心态演变的内在规律。

云间派作家的复古心态包涵着深刻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心态。文化心态与审美心态既是凝定的,又与时代息息相关。明末,为什么古典主义思潮复兴呢?这必须从明代“诏复唐制”,严夷夏之防的文化心态去考察。当满清的铁蹄入侵中原时,民族矛盾成为当时最尖锐的矛盾,“夷夏之防”的观念再次占据士大夫文人的心灵,当这种文化心态渗透到审美心态中去时,便无可争议地去选择复古,因为回复古典,崇